



歷史與現場

60

傅柯的 生死愛慾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詹姆斯·米勒／著 (James Miller) 高毅／譯

歷史與現場⁶⁰

傅柯的生死愛慾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著者——詹姆斯·米勒 (James E. Miller)

譯者——高毅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主編——吳昌杰

責任編輯——李濰美

校對——蒲麗月、陳錦生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吉鋒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

定價——七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3 by James E. Miller

©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phael Sagalyn,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1703-9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傅柯的生死愛慾 / 詹姆斯·米勒(James E. Miller)著；高毅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5[民84]面；公分。-- (歷史與現場；60)
譯自：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ISBN 957-13-1703-9

1. 傅柯(Foucault, Michel)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6.79

B151

84004479

歷史與現場 60

傅柯的生死愛慾

詹姆斯·米勒◎著
高毅◎譯

目 錄

序	5
第一章 作者之死	15
第二章 等待果陀	57
第三章 坦露的心	107
第四章 謀殺之城	159

第五章	在迷宮裡	209
第六章	殘酷無情	285
第七章	慘不忍睹	359
第八章	知識意志	425
第九章	戰鬥吶喊	499
第十章	改寫自我	559
第十一章	他的秘密	621
後記		656
關於資料來源和譯文的說明		670
註釋中使用的縮略語		674
致謝		678
作者簡介		684

序

本書不是傳記，雖則它大體上遵循著傅柯的生命足跡。它也不是關於傅柯著作的綜述，儘管它的確對傅柯的大量作品作了詮釋。它毋寧是在敘述一個奮鬥的人生，這種奮鬥旨在實踐尼采的箴言：「成爲自己。」

透過軼聞和釋文的交織，我對傅柯的作品和生活進行了探索。他的作品像是在表達一種實現某種生活形式的強烈慾望，而他的生活則似乎體現一種將這慾望付諸實施的執著努力，這努力已獲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以一名好盤根究柢的記者的興致，蒐集了有關傅柯生活的各方面情況，這些情況至今尚無文證，故而大都未經檢驗。本著一名思想史學者的興致，我又對這種生活的文化社會背景作了一番透視。我還以一名文學批評家的興致，對時常縈迴在傅柯腦際的一些幻覺和想像的迷念（正是這些東西賦與傅柯的文章和日常起居以個性的色彩和基調）作了突出的描繪。我的目的，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講，是構想出這樣一種人，他「既非純粹的語法主體又非深層的心理主體，而是那種在著作、信函、草稿、寫作提綱及個人隱私中說『我』的真實的自我。」①

一九八七年，即傅柯逝世三年後，我開始了本書的寫作。當時有一位專家曾警告我，說我可能是在白費工夫。他的文件我拿不到手，他的朋友又不會跟我談，我的採訪可能一無所獲。

那時已出了一本狄迭·艾里邦(Didier Eribon)寫的傅柯傳記，對我頗有助益。就在我動筆撰寫的時候，另一本由戴維·馬塞(David Macey)作的傅柯傳也準備付梓了。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和傅柯的大量舊友都談過了話，了解到了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看到了不止一份的珍稀資料。我覺得我並沒有白費工夫。②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位警告過我的專家還是對的。為傅柯寫一部蓋棺論定的傳記，的確為時尚早。還有太多的證人沒有把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都說出來，而更糟的是，還有太多的資料未曾公開發表。

傅柯在一九八四年去世之前，曾銷毀了大量的個人文件。在遺囑裡，他還禁止在他死後發表一切他無意中留存下來的文稿。迄今還沒有出現傅柯的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譯註：馬克斯·布洛德，一八八四—一九六八，捷克人，德語文學家，弗蘭茨·卡夫卡的終生密友。曾違背卡夫卡的遺願在他死後發表了他的大量手稿)。雖然巴黎已建立起一個專門研究他的機構，但那裡的資料並不充足。就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傅柯的各種短文和答記者問正以好多種文字廣為流傳，而登載這些東西的出版物，有些很難弄清來自何方。現已有人允諾用法文按年代順序出版傅柯的短文及談話全集，這套書將最終改變人們對他的著作的看法。但即使到了那時，也還會有更多的材料需要研究。他的長期伴侶丹尼埃爾·德菲爾(Daniel Defert)掌握著他的筆記本和日記，還有他的個人圖書室。至少有一個人擁有傅柯談「性變態」的那卷書的部分手稿，這是他寫「性史」初稿時留下的。但他沒有拿給我，理由是傅柯會明確地要他允諾永不示人。更有甚者，在寫作此書的這幾年裡，每年我都會發現一些新的資料，其中有些是非法出版、來路不正的。顯然已出現了一個偷賣公共演講錄音帶和自由轉抄本的黑市，那裡生意十分興隆，許多出售品

已為收藏家們所珍藏。我不知道當代還有哪一位哲學家的著作能導致如此活躍的黑市。

對比之下，關於傅柯的二手資料總的說來都過於粗糙，任何對此有過研究興趣的人肯定很快都會扔掉它們。這種二手文獻令人厭倦，與傅柯著作本身產生的影響迥然不同。為取得進展，我感到有必要採取某種裝糊塗的態度。對於這一傾注了傅柯畢生精力的事業，我傾向於用盡可能天真的眼光來看待，有意不加評判，只當沒有什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還有其他一些障礙和潛在的陷阱，也須說個明白。例如，要考慮到敘述這樣一個人面臨著一種兩難：他反覆而系統地詰問關於「作者」的各種老式觀念的價值，他對個人身分本身的特性提出了重大質疑，他出於天性而不相信探究隱私的提問方式和未經證實的誠實，然而他又傾向於在某種層面上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種自傳。

由傅柯關於這類情況的看法所提出的許多複雜問題，不可能在一篇序言裡得到整體的解決。這裡僅舉出這一點就夠了：在最後，我不得不把一種頑強而果決的自我歸於傅柯。這種自我棲息在同一具人體裡，與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終，多少可以首尾一貫地說明他的行為和對人自己的態度，並把他自己的生活理解為一種按目的論方式構成的「探求」（若用法文表達，便是 *recherche*）。

用這種方式來講傅柯的故事，也許有悖於他最深刻的教誨。也許像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最近所說的，人們顯然必須使用這種方法（即認為在傅柯的內心裡，在他所有的面具和信仰及表面變化的背後，有一種頑強而果決的自我）來探討傅柯的本質，這暴露了他的哲學的一個極大的局限性。或者，也許傅柯本人從未持有那種沒有道理的關於作者死亡和自我消失的觀點（麥金泰爾對這種觀點的拒斥是對的）。我相信這一點。③

為這位最不屈不撓的現代懷疑論者寫傳的每一位作者，都會面臨著一些方法論的難題，這些難題，可惜沒能在關於個人身分的探討中獲得徹底解決。因為傅柯也對「真實」(truth)概念本身提出了質疑，這暗示著他自己的所有歷史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虛構」之作。^④

傅柯對歷史學的探討引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饒有趣味，或許也非常難解。在序言裡談論這些問題當然也不恰當，但在這裡說明一下我想玩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真實遊戲」(借用傅柯的用語)，還是明智的。

在下文中，我遵照現代學術的慣例，用可以找到的證據來檢驗我的一些預感和想像的閃光。我在書後以尾註的形式附加了一個內容廣博的註釋，其中註明了每段引語和每一件軼聞的出處，並在適當的地方對一些含糊不明的事情進行了探討，作了一些認真的斟酌。在做每一步工作的時候，我都講究簡潔，力求表達的清晰明快，即使我處理的常常是一些複雜的觀點，有時還是一些玄奧的實踐。最重要的是，我力圖說出真實。^⑤

我感到棘手的問題，的確都是由這種真實所引起。正如讀者很快就會發現的那樣，傅柯的思維方式之所以顯得極其新穎別致、引人入勝，在我看來關鍵就在於他對於死亡問題的關注。這種關注是堅定不移的，同時極具含糊性和概然性。他不僅以他的寫作這種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且——我不無苛刻地相信這一點——還以施虐狂式的性行為這種深奧難解的形式，探索了死亡。儘管傅柯自己對他的生活的這一方面有坦率的談論，我在寫書的過程中有時仍不能不感到惶惑，不知自己所作所為是否像某種不怎麼光彩的宗教法庭判官。恰如一位美國批評家所尖銳指出的：「在一個不停地增生同性戀的意義，但又懂得如何在集體和個人中將它歸於某種虛假無意識的文化裡，很難找到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既能顯示出同性戀的意義，又看上去或感覺起

來不像是警察設下的另一個圈套。」⑥

這還不是敘說真實所引起的問題的全部。更麻煩的是，愛滋病進入了故事，在我寫的每一頁書上投下了陰影，使我敘述的生活產生了一種扭曲，而這種扭曲，是我事前絕對不想看到的。傅柯，因其對肉體及其快感的徹底探究，實際上已成爲一種幻想家；將來，一旦愛滋病的威脅消退了，男男女女們，無論是異性戀者還是同性戀者，都會毫無羞恥或毫不畏懼地重複這種肉體試驗的，正是這種肉體試驗，構成了傅柯獨特的哲學探尋的主要組成部分。然而我的書是在一場時疫的陰影下寫的，而且首先將在這種陰影裡被閱讀——這一事實太容易令人們從一定程度上懷疑這種可能性了。

然而，可以杜絕後世生活中的輕浮和悲劇的誠實職業是不存在的。儘管危險很多，如被視爲醜聞和化約主義、無意識的陳規老套和好色的官能主義，最後還有向敵視傅柯爲之奮鬥的一切的批評家們提供新的炮彈這種危險（這並非最不重要），我仍堅定地前行，力圖盡我所能說出全部真實。

我的一部分宗旨是老式的：敘說真實從來就是歷史作家的本分。

另一部分宗旨同樣是坦誠的。儘管不容易說明它的道理。從很多方面看，整整這一本書都是在爲此提供證明。米歇爾·傅柯好友是二十世紀的代表人物和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生活和他的本文是按一種可使二者相互佐證的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細述他的生活的全部涉及哲學的方面（無論其中的某些內容可能看起來是多麼的令人震驚），不僅完全應該，而且非常重要。

我寫本書還出於一種較具個人色彩的目的。我這人懷有這樣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信念，即

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什麼亞里士多德式的限度，什麼柏拉圖式的關於善的理念，什麼隱含在我們的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羅盤，以及什麼謀求意見一致的調節機制，好像靠這東西我們就有可能消除各種生活形式之間的激烈競爭，就有可能協調它們那些尖銳對立的要求似的。故而尼采的哲學總讓我感到困惑和憤怒，因為尼采的某些追隨者犯有殺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據他的哲學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迄今無人能夠駁倒）找出消除這種暴行的簡便方法。

總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曝光之後，弄清「過一種深思熟慮地『超越善惡』的生活」這句話的涵義，就顯得特別有必要了。而在這方面，除了研究傅柯這位最富革命性而且極為認真的戰後尼采派的生活之外，恐怕別無更好的辦法。

當然這絕不是探討傅柯作品的唯一途徑。他的書早就大獲成功，同其他的經驗領域，其他的智力類型發生了接觸，在觀念的碰撞中浮沉起落。正像所有時髦人物的遭遇一樣，人們關於傅柯也講了許多胡說八道的話，並以他的名義幹了許多胡作非為之事。但他仍應享有一定的聲望，因為即使沒有什麼別的貢獻，至少他在啓發過多種開拓性的歷史——哲學研究方面是功不可沒的。例如，彼得·布朗（Peter Brown）那部令人稱絕的、關於早期基督教時代棄絕性生活現象的再檢討之作《肉體和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保羅·維納（Paul Veyne）在《麵包和競技》（*Bread and Circuses*）中對古羅馬風俗制度的闡釋，伊安·哈金（Ian Hacking）探討推理的統計學方法發展史的《把握良機》（*The Taming of Chance*），弗朗索瓦·厄瓦爾德（François Ewald）關於十九世紀法國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險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國家》（*The Provident State*）等。這還僅僅只是一份長長的清單的開頭，而且這份清單還在不斷加長。

不過，這些研究儘管顯示了傅柯的著作在激勵令人興奮的、具有獨創性的學術研究方面的

力量，最終卻並沒有使我們接觸到這位哲學家的作品中最奇特（或許也是最令人不安）的東西。傅柯在去世之前會要求我們對它加以理解。

「每時每刻，每走一步，」他在一九八三年這樣告誡說，「人們都必須把他們所說所說的同他們所做的，同他們的真實身分，進行對照。」這就需要考察概的思想觀念裡，不可能找到理解他個人的詩意態度的鑰匙，因為那不是可以從思想觀念中推導出來的東西。這個鑰匙，只能在他生活式的哲學中，在他的哲學生活、他的詩文中，才能找到。」⑦

本書，即是為紀念米歇爾·傅柯而記述的一種「哲學的生活」。

註釋

① < J. P. 理查的馬拉美 > (Le Mallarmé de J. P. Richard), 《年鑒》(Annales),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月號, 頁九九七—九九八。我的方法論主要借鑒於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批判性著作, 他重建盧梭一類人物的想像世界的方法, 在我看來堪稱典範。我的書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亞歷山大·內哈瑪斯(Alexander Nehamas)在《尼采·文學式的生活》(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麻薩諸塞, 劍橋, 一九八五年)中關於「成爲自己」(to become what one is)的涵義的研究。

② 參見狄迭·艾里邦·《傅柯傳》(Michel Foucault), 巴黎, 一九八九; 英譯, 譯者 Betsy Wing, 麻薩諸塞, 劍橋, 一九九一。沒有艾里邦, 本書是不可能寫成的, 因爲: 一、本書敘述的大量事實, 都是我第一次從他的傳記裏讀到的; 二、他親自在好幾個關節點上幫助我完成了工作; 三、他無意中爲我打開了一些門

戶，我能見到傅柯的長期伴侶丹尼埃爾·德菲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他不喜歡艾里邦的描述並希望糾正之。至於戴維·馬塞的書，我在寫作時並未讀到，因此很可能我的書一出版就需要修改，幾乎每個章節都需要增訂、充實和修正，請讀者留意。

③ 參見阿拉斯代·麥金泰爾：《道德研究的三種對立觀點》（*Three Rival Visions of Moral Enquiry*），聖母，一九九〇，頁三二—五七、一九六一—二一五。關於某種按目的論的方式建構的「探求」的觀點（此觀點結合了普魯斯特、波赫士和巴什拉爾運用的「recherche」概念的某些方面），傅柯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表述過：參見《科學探求和心理學》（*Les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et la psychologie*），載讓—厄杜瓦爾·莫萊爾（Jean-Eduard Morel）主編：《法國學者自問錄》（*Des chercheurs française s'interrogent*，巴黎，一九五七）。參見傅柯關於目的論在倫理學中的作用的最後論點：UP，頁三四—三五；英譯，頁二七一—二八。流行的對於傅柯態度（如果他的態度確實如此）的誤解，無疑源自傅柯自己：他在六〇年代末關於「作者之死」的一些故意嘲弄人的斷言成功地達到了目的，就是說，真正實現了自我抹消和隱匿。（我在本書第五章較詳細地討論了這方面的一些問題。）

④ 在我看來，關於傅柯歷史哲學的最好表述是保羅·維納（Paul Veyne）作出的：參見《傅柯引起了歷史學的革命》（*Foucault révolutionnaire l'histoire*），見維納：《人們怎樣寫歷史》（*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巴黎，一九七八）。

⑤ 利昂奈爾·高斯曼（Lionel Gossman）文筆優雅的著作《在歷史與文學之間》（*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麻薩諸塞，劍橋，一九九〇）表現出一種對歷史研究文學性的欣賞。事實上，我覺得我自己關於客觀性概念的思考，就很受這種欣賞的影響。為客觀性多費點力氣是值得的（儘管這種理想顯得可疑），這一點已為神話販賣活動的肆虐（如在一九一七—一九八九年的俄國和希特勒德國所發生的那樣）的現代經驗所證實。

- ⑥ 米勒(D.A. Miller)··《推出羅蘭·巴爾特》(*Bring Out Roland Barthes*·柏克萊，一九九二)。
- ⑦ TER, 頁三七四。

某些物類，深不可測。他們是誰？他們的奧秘即深藏在生活奧秘之中。他們探索這一奧秘。生活殺死他們。但他們咕噥一聲便喚醒了未來，而未來就察覺到他們，創造他們。哦，極端之愛，何其古怪！

——勒內·夏爾①

除我自己而外，沒有人在和我交談，我的聲音在我聽來就像一個垂死者的聲音。就讓我同你——可愛的聲音，全部人類幸福的最後被記住的氣息——談話罷，即使現在不行，還須另擇良辰。由於有了你，我自欺並不孤寂，自欺擁有多重性與愛情，因為我的心不敢相信愛情已經死亡。它無法忍受絕對孤寂的冰冷碎塊。它使我不得不以兩個人的方式說話。

——弗里德利希·尼采②

① 勒內·夏爾(René Char)·〈致命的伙伴〉(Le mortel partenaire)，載《勒內·夏爾全集》(巴黎，一九九二年)，頁三六三—三六四。

② 弗里德利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全集》(Werke)，諾曼(Naumann)編(萊比錫，一八九四年起出版)，卷一〇，頁一四七。此係尼采爲他早期未寫完的一篇文章做的一條筆記，但未使用。該文章也是他死後才發表的，載《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一八七三)。